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瘠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於鹽切又於豔切驅韓魏以為羣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戲於晉陽其目動矣童曰左氏目動而言肆懼我也而主乃慠然童曰慠倨也○慠魚到切亦作傲以為咸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孫曰國語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霄也宣子不聽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後韓趙魏滅智伯之族惟輔果在○輔一作韓段規深怨而造

謀孫曰國語智襄子伐鄭自衛還三卿宴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及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智伯于師段規韓康子相也主之不寤臣恐主為大鯨首解於邯鄲韓曰邯鄲趙所都○邯音寒鄲音單鬣摧於安邑韓曰安邑本晉地即今絳州夏縣○鬣音獵胸披於上黨韓曰趙地尾斷於中山之外韓曰中山後為趙所并而腸流於大陸韓曰大陸澤名在深趙二州界而濱河為鱻為蕘鱻蕘二字出周禮○鱻音鮮蕘音槁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强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韓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智襄子請地於韓康子致萬家之邑又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厲惡也）中之者（中上聲）溫屯漚泄（張曰屯聚也屯徒渾切漚音毆又於口切泄音薛）藏石走瀨（張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瀨音賴）連艫糜解（孫曰李裴云艫船前頭刺櫂處連艫言多也○艫音盧）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孫曰此蓋鱷魚也）乃仰噬焉（噬音逝）故其名曰惡溪（孫曰惡溪在潮州界）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墊陷也丁念切）及底而後止故其名

曰弱水韓曰出甘州東坡云自州西北至肅州孫曰山海經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溪環之注云其水不勝鴻毛秦有水掎汩泥淖童曰掎偏引也淖亦泥也。掎舉綺切汩音骨淖汝教切橈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睨壁。童曰眙直視睨邪視也眙丑吏切睨音詣淺深險易以豉切昧昧不覿乃合涇渭以自彰穢跡孫曰詩涇以渭濁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涇以有渭故見其濁故其名曰濁涇韓曰出原州高平縣笄頭山一名崆峒山至同州界入渭孫曰漢書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故上云秦有水也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孫曰書黑水西河惟雍州酈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

韓曰通典亦云黑水出甘州張掖縣雞山夫弱惡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孫曰詩曰方之舟之注云方泭也說文云編木以渡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補注東坡詩云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又詩云不見子柳子餘愚汚溪山本此文也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

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
貪焉猶以爲名孫曰廣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心晉吳隱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
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
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側僻迴隱蒸
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韓曰螺蚌屬大者如斗出日南漲海中蚌蜃屬說文蛤也○螺盧戈切蚌步項切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闖
闖以守汝張曰闖馬出門貌○闖丑禁切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

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畧吾茫洋乎無知氷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鑠（式灼切）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盪亦放也）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

之異乎安流孫曰莊子曰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呂梁令在彭城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冒一作行僵仆虺蜴孫曰詩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蜴蜴守宮也○蜴亦易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對賀者

休矣補注黃曰古人所甚惡惡於不情怒者可知笑者不可測子厚嘻笑甚裂皆長歌過慟哭而慼慼之悲寄於浩浩蓋有齊人之風乎

杜兼對

孫曰兼字處洪中書令正倫五世孫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然吾有一疑焉願有聞於子以釋予也曰何哉曰杜兼為濠州孫曰徐泗節度使張建封表置其府積勞為濠州刺史幸兵之亂殺無罪士二人孫曰兼性浮險録事參軍韋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忤兼兼密奏二人通謀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

倫切難也易屯卦注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

厖昧革化蔡曰昧音妹易天造草昧注造物之始始於冥昧

惟元氣存而何為焉韓曰謂日月晝夜陰陽晦明惟元氣存焉

問陰陽三合何本何化王逸曰謂天地人三合成德其本始何化所生乎

對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元注引穀梁子傳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王逸以為天地人非也

吁炎吹冷蔡曰冷音零清也字又從冫音同集韻吳人謂氷曰冷澤交錯而功

問圜則九重孰營度之王逸曰言天圜而九重誰營度而知乎蔡曰圜與圓同說文圜者天之體也

對烏傒繫維蔡曰傒戶禮切待也淮南子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東北為報德之維西南為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西北為蹏通之維注四角為維也乃虆身位蔡曰虆恐作虆無極之極蔡曰張衡靈憲八極之極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漭瀰非垠蔡曰漭毋朗切瀰民卑切又莫爾切漭瀰水大貌或形之加孰取大焉韓曰謂斗極居中央如太玄所謂天圓地方也植中央也王逸以為極際恐未必然也

問八柱何當東南何虧王逸曰言天有八山為柱背何當植東南不足誰虧缺之

蔡曰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八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

對皇熙疊疊蔡曰疊户禮切易成天下之疊疊者胡棟胡宇完離不屬蔡曰完一作宏屬之欲切附也下同焉恃夫八柱韓曰謂天以八山為柱非所恃也

問九天之際安放安屬王逸曰九天東方皞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其際會何分安所屬繫乎

對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韓曰九天雖用為九而對以為不然也

問隅隈多有蔡曰隈烏回切說文水曲隩也爾雅厓內為隩外為隈淮南子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誰知其數王逸曰言天地廣大隅隈衆多寧有知其數乎

側蔡曰次舍也平施旁運惡有谷汜韓曰謂日猶輻旋軸奠爲可窮其出次次于谷汜也○汜音凡又音祀又音泛

問自明及晦所行幾里王逸曰言日平旦而出至暮而止所行凡幾何里乎

對當焉爲明不逮爲晦度引久窮不可以里韓曰謂日之明晦不可以里計也

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王逸曰夜光月也育生也言月何德居於天地死而復生也

對爞炎莫儷音麗偶也淵迫而魄邇違乃專何以死育韓曰謂日

問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王逸曰言天何所闔閉而晦冥何所開發而明曉乎

對明焉非闢晦焉非藏

問角宿未旦曜靈安在 王逸曰角亢東方星曜靈日也東方未旦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

對孰旦孰幽繆躔于經 嚴有翼曰繆音糾躔澄延切謂日月行也蔡夢弼曰繆音了說文躔也司馬相如子虛賦繆繞玉綏注繆音蓼繆繞相躔結也 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亢 蔡曰廷具往切欺也亢音剛星名爾雅壽星角亢也國語辰角見而雨畢注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問言角宿未旦者指東方蒼龍之位耳韓曰謂東方蒼龍角亢之宿雖日出之方而其

於魚字為鯀字譊女
交切說文恚呼也鄰聖而孽恒師厖蒙乃尚其圮韓曰
謂鯀之不任治洪水衆論不明不察其
方命圮族而舉之也○圮部鄙切毀也后惟師之難矉
頻使試韓曰謂四岳舉鯀堯曰吁咈哉僉曰試可乃已
非樂於用之也矉恨張目也頻鼻莖蹙頞也蔡
曰矉音頻與顰同又音
賓恨張目也頞音遏
問鴟龜曳銜鯀何聽焉王逸曰言鯀治水績用不成
堯乃放殺之羽山飛鳥水蟲
曳銜而食之鯀何
復能不聽之乎順欲成功帝何刑焉王逸曰帝謂
堯也言鯀設
能順衆人之欲而成其
功堯當何為刑戮之乎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王逸曰永長也遏絕也施舍也言堯長放鯀
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

對盜堙息壤招帝震怒韓曰史記索隱曰山海經啓筮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招舉也漢書以招人過蔡曰堙與湮同音因塞也說文沒也招音翹集韻舉也尚書洪範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賦刑在下而投棄于羽方陟元子以肩功定地蔡曰肩羊晉切嗣也山海經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淮南子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注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也胡離厥考而鴟龜肆喙蔡曰考謂禹之父鯀也喙吁穢切說文口也○鵄與鴟同

問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王逸曰禹鯀子也言鯀愚狠腹而生禹禹少見其所

為何以能變化而成聖德也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王逸曰父死稱考緒業也言禹能纂代鯀之遺業而成考父之功也

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王逸曰何言禹能繼續鯀業而謀慮不同也

對氣孼宜害而嗣續得聖汙塗而蘗夫固不可以類韓曰謂鯀既殛于羽山蟲鳥之所曳銜而其子有禹之聖蓮生泥中自不類也。蔡曰蘗音渠集韻芙蘗荷總名謂荷之生於淤泥中以喻禹之生於鯀也

胚躬躄步蔡曰胚當作胝同張泥切皮厚也一曰繭也說文胝腄也腄株垂切瘢也列子楊朱篇身體偏枯手足胼胝躄必益切又蒲結切跛也楊子巫步多禹注謂姒氏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

橋楯勩踣潘緯曰橋音蹻丘遥切史記禹本紀山行乘檋注一

作橇音同檋車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又音紀録切楯勑倫切說文車約輴也書予乘四載注泥乘楯正義引前漢溝洫志泥行乘毳注泥行所乘者又橇字通作楯同勑倫切注禹治水所乘者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蔡曰橋一作檋一作樏或作梮勩曳世切又音曳勞也踣蒲墨切說文僵也勩踣謂勞劇而頓仆也踣一作路

厥十有三載乃蓋考醜宜儀刑九疇

蔡曰尚書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史記夏紀禹傷父鯀功之不成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洪範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注疇類也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

受是玄寶

蔡曰尚書禹貢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啓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

韓曰謂禹胼手胝足勤勞底績以覆蓋其父之

惡敷九疇錫玄圭唯繼鯀之民而不法其謀也

問洪泉極深何以窴之王逸曰言洪水淵泉極深大禹何用窴塞而平之乎

對行鴻下隤蔡曰隤徒回切說文下墜也厥丘乃降焉塡絕淵蔡曰塡與窴同音田塞也然後夷于土韓曰謂禹行洪水既平降丘宅土不待塡塞蔡曰淮南子禹乃以息土塡鴻水九淵以為名山今子厚之對以為不然也

問地方九州何以墳之王逸曰墳分也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禹何以能分別之乎新添竹坡周少隱楚辭贅說曰子厚對亦是以墳為分字當讀如憤

對從民之宜乃九于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韓曰謂從民之

所宜咸則三壤而成賦中邦也蔡曰墳符吻切墳言土脉憤起也九州之土不同因以定貢藝故有上中下之差焉

問應龍何畫河海何歷王逸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也言河海所出至遠應龍過歷遊之無所不窮也或曰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導水徑所當決者因而治之

對胡聖爲不足反謀龍智畚鍤究勤畚音本鍤測洽切而欺畫厥尾韓曰蓋以王逸注神龍之事爲不然也蔡曰畚音本說文斛屬蒲器也左氏傳寘諸畚注畚以草索爲之筥屬鍤測洽切鍪也山海經圖犂丘山有應龍者龍之有翼者也夏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

問九州何錯蔡曰錯倉故切置也川谷何洿王逸曰錯廁也洿深也言九州錯廁禹何以分別之川谷於地何以獨洿深乎蔡曰洿叶音戶

對州錯富媼蔡曰媼烏浩切說文女老稱前漢郊祀歌后土富媼注坤為母故稱媼也爰定于趾躁川靜谷蔡曰躁則到切說文本亦作燥先到切說文乾也形有高庳蔡曰庳音婢又音畀短也

問東流不溢孰知其故王逸曰言百川東流不知滿溢誰有知其何故也

對東窮歸墟蔡曰墟當作壚同丘於切說文大丘也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又環西盈脉穴

北二萬六千里注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注海內有長短極內等也其他諸說不同

問南北順墮洪興祖曰墮音妥狹而長也其衍幾何王逸曰衍廣大也言南北墮長其廣差幾何

對茫忽不準孰衍孰窮韓曰亦謂不可計其孰衍也

問崑崙縣圃其凥安在王逸曰崑崙山名也在西北元氣所出其巔曰縣圃縣圃乃上通於天也蔡曰凥一作居水經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

一名天庭凥丘刀切

對積高于乾崑崙攸居蔡曰禹本紀崑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水經崑崙山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

蓬首虎齒爰處爰都蔡曰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蓬首虎齒戴勝而處者名王母也

問增城九重其高幾里王逸曰淮南言崑崙之山九重其高萬五千里也

對增城之高萬有三千蔡曰增與層同才登切重也淮南子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八寸東方朔十州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為墉

此出也

對辟啓以通兹氣之元韓曰謂崑崙之高一寒一暑氣所從出西北天門又氣之所通也

問日安所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地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留照之蔡曰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不息身長千里注曰即燭龍也

對脩龍口燎蔡曰燎力照切照也爰北其首蔡曰首手又切嚮也九陰極冥厥朔以炳蔡曰山海經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瞑乃晦其視乃明

辭兩處正文意義但為迅疾貌而王逸之注自相戾此
子厚之對直取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而言故
謂王逸為電光非也然按莊子乃寓言
耳子厚引之以為證恐非屈原本意也

問何所不死死一作老長人是守王逸曰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長狄春秋云防風氏也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於是使守封嵎之山也

對員丘之國身民後死蔡曰員與圓同山海經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注圓丘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水飲之不老封嵎之守其橫九里蔡曰嵎音隅封嵎二山在吳楚之間汪芒氏之國魯國語吳隳會稽獲巨骨焉問之仲尼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客曰防風

氏何等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注今湖州武康縣東有防風山山東二百步有禺山防風氏廟在封禺二山之間春秋穀梁傳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射其目身橫九里

問靡萍九衢枲華安居 王逸曰九交道曰衢言萍草寧有生於水中无根乃蔓衍於九交之道又有枲麻垂華榮何所有此物乎蔡曰枲相里切爾雅釋草有枲麻麻有子曰枲疏麻一名枲

對有萍九歧厥圖以說 元注曰山海經多言其枝五衢又云四衢衢歧也王逸以為生九衢中恐謬蔡曰萍一作苹並音平說文蓱也无根浮水上而生者山海經宣山上有桑焉其枝四衢注枝交

互四出又少室山有木名帝休其枝五衢注樹枝交錯
相重互出有象路衢故子厚注云逸以爲生九衢中謬
矣

浮山孰產赤華伊枲 元注曰山海經浮山有草焉
其葉如麻赤華即枲華也

問靈蛇吞象厥骨何如 王逸曰南方有靈蛇吞象三
年然後出其骨蔡曰靈或作
一骨或
作大

對巳蛇腹象足覿厥大三歲遺骨其脩巳號 蔡曰覿一
作覿山海
經南海內有巳蛇身長百尋其色青黃赤黑食象三歲
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疾文選吳都賦屠巳蛇出
象
骼

問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王逸曰玄趾三危皆山名
也在西方黑水出崑崙山

問羿焉彈日烏焉解羽王逸曰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也蔡曰羿五計切堯之射官也彈音畢說文射也或作彈解胡買切散也又佳買切判也按子厚之對改烏為鳥則彈日解羽遂成兩事若用王逸之注引淮南之說證之則烏當如字讀義意雖通則問對之言各戾也

對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屈蔡曰山海經黑齒之北曰湯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注羿射十日中其九大澤千里羣鳥是解元注曰山海經大澤千里羣鳥之所解問作烏字當為鳥後人不如因配上句改為烏也蔡曰按山海經羣鳥之所生及所解又穆天子傳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解其羽子厚用此以為對故改

對禹懲于續嵞婦亟合 蔡曰亟許力切急也書益稷篇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呂氏春秋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 胈離厥膚 蔡曰胈蒲末切膚毳皮也莊子禹治水腓無胈 三門以不眂 蔡曰眂善旨切與視同後同孟子滕文公篇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 呱呱之不盡 蔡曰盡迄力切傷痛也 而孰圖厥味卒燥中野 蔡曰燥先到切說文乾也中一作于 民攸宇攸墍 韓曰謂禹娶嵞山氏之女雖念繼嗣之重而勤勞不顧其家非徒欲飽快一朝之情蓋欲民安其居也蔡曰宇一作字墍當作墍息也詩泂篇民之攸墍言水患既平民得所宇養而安息也

問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 王逸曰益禹賢臣作爲也后君也離遭也蠥憂也言

對禹母產聖何副厥旅蔡曰副普逼切判也裂也旅當作膂字林膂脊骨也帝王世紀禹偪剥母背而生偪音副干寶曰前志所傳修己背拆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彼淫言亂囑蔡曰囑陟救切口也與咮同聰賊以不處蔡曰賊古獲切耳也韓曰謂无此理也

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氏王逸曰帝天帝也夷羿諸侯殺夏后相者也革更孽憂也言羿弑夏家居天子之位荒淫田獵變更夏道為萬民憂患也蔡曰羿五計切此乃有窮之羿非堯時羿也左氏傳襄公四年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

對夷羿滔淫蔡曰左氏襄公四年昔有夏之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割更后相蔡曰左氏傳哀公元年昔有過澆殺斟灌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澆五弔

切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韓曰謂夷羿殺夏后相非天意也

問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王逸曰胡何也雒嬪水神謂宓妃也傳曰河伯化為白龍游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爾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為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射也汝今為蟲獸當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歟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接也蔡曰謂堯時羿非有窮之羿也淮南子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注堯時羿射十日繳大風殺窫窳斬九嬰射河伯

對震鶴厥鱗蔡曰鶴古老切白也集矢于皖蔡曰皖華板切字當從目從完說文大目也肆叫帝不諶蔡曰諶氏林切誠也失位滋嫚蔡曰嫚莫晏切說文侮易也有

洛之嫮蔡曰嫮胡故切好貌馬妻于狡蔡曰妻七計切女嫁人也

問馮珧利決蔡曰馮音憑珧音姚封豨是射王逸曰馮挾也珧弓名也決射韝也封豨神獸也言羿不循道德而挾弓射韝獵捕神獸以快其情也蔡曰豨虛豈切適作豨方言豬謂之豨也

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王逸曰蒸祭也后帝天帝也若順也言羿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為也蔡曰淮南本經訓堯之時封豕脩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斷脩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按此言有窮羿亦封豨是射而反為民害也左氏昭公二十八年樂正夔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帝謂天帝也

對夸夫快殺蔡曰夸音誇大言也夫音扶語助也鼂豨以慮飽馨膏腴帝

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蔡曰台音怡我也而濫厥福

問浞娶純狐眩妻爰謀王逸曰浞羿相也爰於也眩惑也言浞娶于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蔡曰浞食角切寒浞也

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王逸曰吞滅也揆度也言羿好射獵不恤政事浞交接國中布恩施德而吞滅之也

對寒讒婦謀后夷卒戕蔡曰戕音牆殺也左氏襄公四年羿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信之使為己相浞行淫于內施賂于外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羿田將歸家臣逄蒙殺而亨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夏遺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

荒棄于野

俾姧民是臧舉土作仇徒怙身弧韓曰謂浞謀殺羿羿徒射其弧矢而不悟也

問阻窮西征巖何越焉王逸曰阻險也窮窘也越度越也言堯放鯀羽山鯀西行度越岑巖之險因墮死也化而為黃能巫何活焉王逸曰活生也鯀死後化為黃熊入於羽山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哉蔡曰左傳昭公七年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晉語作黃能按熊獸名能奴來切三足鼈也二書皆出左氏而自為同異據言入于羽淵當以黃能為是蓋熊非入水之物

對鮌殛羽巖張曰禮部韻鮌音袞注云禹父名今從魚詳上文乃是鯀字化黃而淵

問咸播秬黍莆雚是營王逸曰咸皆也秬黑黍也雚草名營為也言禹平治水

對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韓曰激一作徼非是魯國語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克碩厥祀後世是郊韓曰謂鯀既殛死禹乃嗣興以永厥祀也蔡曰左氏昭公七年鯀化為黃熊入于深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

問白蜺嬰茀胡為此堂王逸曰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茀白雲逶蛇若蛇者也言此有蜺茀氣逶移相嬰何為此堂乎蓋屈原所見祠堂也蔡曰蜺一作霓雌虹也茀音弗疑作霈說文雲貌

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王逸曰臧善也言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為白蜺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僑之尸也故言得藥不善也

天式從橫陽離爰死王逸曰式法也爰於也言天法有善陰陽從橫之道人失

陽氣則死也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王逸曰言崔文子取王子僑之尸置中覆之以幣筐須臾則化為大鳥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去文子焉能亡子僑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殺也）

對王子怪駭蜺茀裳衣褫操戈（蔡曰褫丑尒切奪衣也操倉刀切持也）

猶懵夫藥良（蔡曰懵母亘切不明也）終鳥號以游（蔡曰號乎刀切呼也）奮厥

篚筐曶漠莫謀（蔡曰曶呼骨切出氣詞也）形胡在胡亡

問萍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曰萍萍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號呼興則雲起而雨下獨何以興之乎）

對幽陽潛爨（取亂切）陰蒸而雨萍馮以興厥號爰所

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行淫亂也蔡曰澆五弔切一作奡五耗切寒浞子也何少康逐

犬而顛隕厥首王逸曰言夏后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殺澆而斷其頭

對澆嫪以力蔡曰嫪音勞妬也又郎到切說文婣也聲類婣嫪戀惜也凡麀聚之蔡曰麀音幽牝鹿也禮記故父子聚麀康假于田肆克宇之

問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王逸曰女歧澆嫂也爰於也言女歧與澆淫泆為之縫裳於是共舍而止宿也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王逸曰逢遇也殆危也言少康夜襲得女歧頭以為澆因斷之故言易首為遇危殆也

對既裳既舍宜咸墜厥首一無既裳二字

問該秉季德厥父是臧王逸曰該包也秉持也父謂契也季末也臧善也言湯能包持先人之末德脩其祖父之善業故天佑之以為民主也蔡曰子厚之對以該為蓐收然以下文恒秉季德求之則恒既非人名則該豈人名乎子厚之言亦自相戾也按該兼也言啟能兼大禹之末德也

對該德脩孝一作考蓐收于西元注曰該為蓐收王逸註誤也爪虎手鉞

尸刑以司慝蔡曰左氏傳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該為蓐收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注蓐收金正也該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山海經西方蓐收金神也左耳有毒蛇乘兩龍面目有毛虎爪執鉞國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公覺召史嚚占之史嚚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所取者本此

問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王逸曰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夏后相相遺腹子曰少康後為有仍牧正典主牛羊遂攻殺澆滅有扈復禹舊跡祀夏配天也蔡曰按尚書甘誓序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則滅有扈者啓也非少康也又左氏傳襄公四年少康滅澆于過則滅澆者少康也非有扈也明矣今逸之注以為少康殺澆滅有扈誤矣此蓋言禹得天下以揖讓而啓用兵以滅有扈氏有扈氏子孫遂為牧豎也

對牧正矜矜澆扈爰踣 蔡曰踣蒲墨切僵也逸注非是子厚之對豈非亦承其誤歟

問干協時舞何以懷之 王逸曰干求也舞務也協和也懷來也言夏后相既失天下少康幼小復能求得時務調和百姓使之歸己何以懷來者也

對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賊蔡曰狃女久切相狎也尚書大禹謨篇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問平脅曼膚一作受平曼膚何以肥之王逸曰言紂為無道諸侯背畔天下乖離懷憂癯瘦而反形體曼澤獨何以能平脅肥盛乎

對辛后駭狂蔡曰辛謂紂也駭五駭切童昏也無憂以肥肆蕩施厥體而充膏于肌壽寶被躬焚以旗之蔡曰史記殷本紀武王伐紂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之衣赴火而死武王遂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

問有扈牧豎云何而逢王逸曰言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為諸侯

乎一作其爰何逢洪興祖曰言有扈之子孫遂為民庶牧夫牛羊也擊牀先出其命何從王逸曰言啓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先人失國之原何所從出之乎

對扈釋于牧力使后之韓曰謂有扈氏釋牧豎而為諸侯也民仇焉寓蔡曰焉於虔切安也寓一作寓啓牀以斮蔡曰斮測畧切斬也韓曰謂有扈氏不安於民故啓擊之於牀而殺之也

問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王逸曰恒常也季末也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脩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獵得大牛之瑞也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王逸曰營得也班徧也言湯往田獵不但驅馳往來也還輒以所獲得禽獸徧施惠於百姓也

部武獨以武為未盡善而不及湯豈非湯嘗引過自咎以予有慙德且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則所以杜百世之亂者猶未忘也武王獨未有一言及此周公所以不嘉豈無其意哉周公之於紂則君也於武王則親也周公豈因循愛親之私心而滅君臣之大義哉為天下計也至于足周伐商之命而終于克商者乃以是耳原之言有及於此因疑以問之亦足以見其能明周公之心矣

對頸紂黃鉞蔡曰史記周本紀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旦執喜之民父有耋嗟以美之韓曰周公雖幸武王應天順人斂福錫命而咨嗟之詞雖美之而實戒之也考之周書其詳可得而推矣

問授殷天下其位安施王逸曰言天地始授殷家以天下其王德位安所施用乎

善施若湯也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王逸曰言殷王位已成反覆亡之其罪惟何乎罪若紂也

對位庸庇民仁克涖之紂淫以害師殛圯之韓曰謂武王之仁足以庇民而紂之不道衆所共棄也蔡曰圯部鄙切毀也

問爭遣伐器何以行之王逸曰伐器攻伐之器也言武王伐紂發遣干戈攻伐之器爭先在前獨何以行之乎

並驅擊翼何以將之王逸曰言武王三軍樂戰並載馳載驅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藻讙呼奮擊獨何以將率之也蔡曰太公六韜曰翼其兩傍疾擊其後擊翼蓋兵法也鳧藻讙呼一作如鳥噪呼

對咸逭厥死爭祖器之翼鼓顛禦讙舞靡之韓曰謂天下咸避虐政而干戈攻伐之器皆爭先而行前歌後舞皃藻讙呼奮擊其翼而不自知也蔡曰逭胡玩切逃也讙一本作譁

問昭后成遊南土爰底王逸曰爰於也底至也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於楚楚人沉之而遂不還也厥利惟何而逢彼白雉王逸曰厥其也逢迎也言昭王南遊何以利于楚乎此為越裳氏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親往逢迎之乎

對水濱甗昭荆陷獄之蔡曰昭謂周昭王也左氏傳僖公四年齊侯伐楚管仲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子曰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注昭王成王之孫南巡至于楚楚人以膠船載之

於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遂宿于崑崙之阿觀黃帝之宮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詞哀馬此對問之所交譏也

問妖夫曳衒何號乎市 王逸曰妖怪也號呼也昔周幽王前世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以為妖怪執而曳戮之於市也

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蔡曰褒姒周幽王后也史記周本紀昔夏之衰有二神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請其漦而藏之於是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傳至三代莫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為玄黿以入王宮後宮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哀而收之亡犇

者罰之

對天譴以蒙人厶以離 蔡曰厶音私說文姦衺也韓非子曰倉頡造字自營為厶通作私一本作厶伊尭切小也厶當作幺

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

問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王逸曰言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豎刁易牙子孫相殺蟲流出戶一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無常罰佑之不常也

對桓號其大任屬以傲幸良以九合逮孽而懷 韓曰謂齊桓九合諸侯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卒至見殺非天道之無常亦其自取然也蔡曰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九合之說國語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

注莊公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十五年會鄄十六年二十七年會幽僖公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為有九也孫明復尊王發微桓公之會十有五范甯所言之外僖公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丘十六年會淮是也孔子止言其九者蓋十三年會北杏桓始圖伯其功未見十四年會鄄又是伐宋諸侯會洮會鹹會牡丘會淮皆有兵車也故止言其會之盛者九焉

問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 王逸曰惑妲己也 何惡輔弼讒諂是服 王逸曰服事也言紂惡輔弼不用忠直之言而專用讒諂之人也

對紂無誰使惑惟志為首逆圖倒視輔讒以僇寵 諸本多無僇字

問比干何逆而抑沈之王逸曰比干聖人紂諸父也諫紂紂怒乃殺之剖其心也

雷開何順而賜封之王逸曰雷開佞臣也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也○或作而賜封之金

對干異召死蔡曰劉向新序紂作炮烙之刑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而殺之史記殷本紀紂愈淫亂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廼强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人之心有七竅剖比干以觀其心

雷濟克后韓曰謂紂自惑亂棄賢用讒比干諫而死雷開佞而用也

問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王逸曰聖人謂文王也卒終也言文王仁聖能

喪以醜厚韓曰比兩語疑當與前紂讒諂是服事文理相屬對亦隨問意耳

問稷維元子帝何篤之王逸曰元大也帝謂天帝也篤厚也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人之迹怪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后稷生而仁賢天帝獨何以厚之乎蔡曰篤一作竺爾雅竺厚也與篤同

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王逸曰投棄也燠溫也言姜嫄以后稷無父而生棄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薦溫之以為神乃取而養之詩曰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蔡曰燠音郁熱也

對棄靈而功篤胡爽焉蔡曰棄后稷名詩生民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肅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

對中諸不列蔡君以雉蔡曰左氏傳晉獻公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驪姬嬖欲立其子使太子居曲沃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姬毒而獻之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國語雉經于新城之廟注雉經頭搶而懸死也禮記曰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胡蟥訟蟯賊蔡曰蟥音引又音演蟥與蚓同蚯蚓也蟥說文云蟲側行者蟯音要又音饒人腹中蟲而以變天地韓曰以蟥蟯二蟲譬驪姬之譖謂豈讒說何以變天地也

問皇天集命惟何戒之王逸曰言皇天集祿命而生與王者王者何不常畏慎而戒懼也

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王逸曰言王者既循行禮義受天之命而王有

天下矣又何為至使他姓代代之乎

對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胥息以棄天又祐之韓曰謂皇天惟相有德以集厥命後世子孫不能恐懼以自棄則將祐下民而作之君所不免也

問初湯臣摯後茲承輔王逸曰言湯初舉伊尹以為凡臣耳後知其賢乃以備輔翼承疑用其謀也何卒官湯尊食宗緒王逸曰卒終也緒業也言伊尹佐湯命終為天下尊其先祖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流于子孫者乎

對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蔡曰摯伊尹名也

大終能厲其武勇以大吳國也

問彭鏗斟雉帝何饗王逸曰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堯帝堯美而饗食之 粢曰鏗丘耕切饗叶音香歆也

受壽永多夫何久長王逸曰言彭祖進雉羹於堯堯饗食之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其不壽恨枕高而睡遠也孫曰神仙傳彭祖姓籛名鏗帝顓頊之玄孫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歷夏經商至周年七百六十七而不衰籛音翦

對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韓曰謂王逸所注爲無是理也

問中央共牧后何怒王逸曰牧草名也后君也言中央之州有岐首之蛇爭共食牧

禍凶亟鋤夷愎不可化徒若罷 韓曰謂楚懷王之時秦欲伐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厚幣事楚絕齊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懷王怒舉兵伐秦大敗于丹陽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時秦昭王欲與懷王會王欲行屈原諫之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信子蘭言竟行遂死于秦此對之意所以詳言用原當日諫之不聽以至於斯云爾

蔡曰愎弼力切狠也罷讀曰疲勞也

問吳光爭國久余是勝 王逸曰光闔廬名言吳與楚相伐至於闔廬之時吳兵入郢都昭王出奔故曰吳光爭國久余是勝言久勝我也

對闔綽厥武滋以侈頽 蔡曰闔謂吳王闔廬也楚昭王十年吳王闔廬伐楚楚大敗吳

兵逐入郢

問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王逸曰子文楚令尹也子文之母鄖公之女旋穿閭社通於丘陵以淫而生子文棄之夢中有虎乳之以為神異乃取收養焉楚人謂乳為鬬穀謂虎為於菟名鬬穀於菟字子文長而有賢人之才也蔡曰一作何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穀如口切於音烏菟音徒

對於菟不可以作忌焉庸歸无注問曰爰出子文良令無此人但任子蘭也蔡曰左氏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于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

問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王逸曰屈原言我何敢嘗試君上自號忠直之名以顯彰後世乎誠以同姓之故中心懸惻義不能已也。試一作誠予一作與

對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韓曰謂屈原苟無尚名之心則天問曷極其辭如此。一本云食姑不失聖人胡往不道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四

[seal stamp]